

不悔

瀛苑副刊

有時候，我真的很羨慕你，羨慕那種追求夢想不顧一切的決心，羨慕那種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勇氣，但是，我卻不曾告訴你……

那個週末，你突如其來的出現，翻動了蟄伏多年的悸動。看著你自豪的神情，與滿心富足的傲氣，有誰會批評你的衝動？又有誰會知道你放蕩不羈的過去？若非如此，我又如何能從當年心滿缺憾的你，看見如今盈滿的神情？

兩年前的夏末，當我們一伙人站在山邊，面著大海撕碎桎梏3年的課本時，你一聲的怒吼，揚起了我們鬱積3年的壓抑；此起彼落的狂嘯中，余謙哭了，語杰哭了，我哭了，你也默然落著淚水。

「我好累，我不想再繼續這樣受人擺佈的生活了！」你突然開了口。

「甚麼意思？」我問。

「我想開始自己的生活，我想開著車，載著自己的夢想，好好地在往後的每一個日子裡享受生命。」

「是啊！我也想這麼做。」我將厚厚一疊的單字本再給撕得更碎，用力拋向山邊，「好不容易脫離了高中的枷鎖，我要開始揮霍大學的青春，開始過去所不敢做、不能做的一切禁忌！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！」

你激動的語氣驚嚇了大伙。

「我要的自己，不是另一個校園，不是另一個看不見的高牆，我想要的，是自主的未來！」說罷，你將志願表也一併撕個粉碎，使勁地扔向山間去。

「你瘋啦你！」我抓住你的手，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甚麼？」

「我知道！我當然知道！」你的口氣中帶著很深的悲苦，「這是我這一輩子最清醒的時候，我求求你們不要勸我，不要再把我拉回那個模糊不明的界線了！」

你的神情透露著滿腹悲悽的哀傷，哭泣的聲音，卻一直緊閉在自己的喉頭。只能抱著頭蹲坐在欄架上，悶聲地語噎著，一動不動。

「還記得我當初挨的那幾板棍子嗎？」你煮了咖啡給我。

「呵呵，一輩子都忘不了！」我笑著回答。

「是啊，當時真的好疼！」你停下了攪拌匙，喃喃自語著：「真的好疼，好疼……」

那一天的場景，我想，我們永遠都忘不了。

那天下午，你跪倒在家族的祠堂前，父親指著靈龕上的牌位，將一棒棒的棍擊，一聲聲清澈地響落在你血肉模糊的背膛上；大伙站在一旁，悲憤地為你心疼，也為伯父伯母的傷心而不捨。但你始終不發一語，直至竹棒斷裂的那一刻，你顛簸地站起身，向父母默默地叩頭，微顫地說了句感謝父母多年養育之恩。說罷，便頭也不回地拔身奔離，留下的，不單是我們一陣難以面對的驚愕，也留下了祠堂上那條碎裂的竹棒，父親的嘶啞，以及母親無止盡的淚水……

幾個月後，從旁人的耳傳中，得知了你的消息，說你駕著一輛新穎的咖啡車，奔馳在東海岸的山谷田野間。那時，我內心的一個懸思終於有了著落；為你的理想而欣慰，也為你的自由而欣羨。但，我們卻始終瞞著一件事！

瞞著你，是因聯絡不到你；瞞著你，也是因為不知該如何告訴你？於是，就這麼自然地，讓這件事慢慢陷落在每個朋友的記憶中，慢慢被時間的潮湧沖刷在模糊的回憶裡……

你翻起車箱上的遮陽蓋，打開蒸濾器，舀上幾匙剛磨碎了的咖啡粉，細膩地倒入濾紙

中。燒滾了一只銅壺，將壺裡的熱水緩緩倒入濾器裡，滴漏出一杯濃郁的咖啡。

「試試吧！」你遞了杯給我，「這是我在中橫那兒找到的豆子，是一個很老的神父種的，聽說是台灣目前最古老的一株咖啡樹，產量很少，我也很少煮，你試試這味道合不合適？」

我輕輕啜了一口，有種很熟悉的口感在喉裡蔓延，微微的苦澀，卻又帶點小麥的香氣。

「去年同學會聽人說你在東岸，日子過得如何？」我突然開口問道。

「很自在！」你頓了下，偏著頭注視著我，用種自傲的眼神對著我說：「感覺比以前自由多了！」

「真的自由？還是假裝很自由？」

「媽的！真的甚麼都瞞不過你。」你笑了笑，神情一下子變得很詭譎，「剛開始的時候生活真的很苦，有點想回家去過著以前那種舒服的日子，但是我不甘心，我好不容易從教本裡的日子逃出來，說甚麼也不想再回去了。」

「那這次怎麼會回來找我？有甚麼事放不下嗎？」

「放不下的太多了，回來找你們只是突發奇想，想知道你們幾個這幾年過得怎樣？所以打算從北到南跑一遍，剛好你就是第一個。」

你開心地暢談你這兩年來的歷程，爽朗的語音中帶著些蒼老的記憶，有一段時間，我突然發現你距離我好遠，感覺，你的經歷盡是我無法想像的圖像，充滿著模糊、且無比的陌生。

「你知道嗎？」我放下杯子，「這杯咖啡你煮錯人了！」

「甚麼意思？」你愣了下。

「這杯咖啡，不應該是由我第一個品嚐的，對吧？」我頓了頓，「或者我該說，這不是為我煮的。」

「你感覺得到嗎？」

「很強烈！」我心裡突然回想起那件深埋已久的往事，「我早該要告訴你的，其實……」

「我知道了！」你打斷了我的話，「我去年回家裡看過了，也上過香了。」

我點點頭，看著他的眼角中，明顯抖動著閃爍的淚珠。

「太晚了，一切都太晚了！」他伸手抹去雙頰的淚痕，深深地呼了口氣，「現在一切全都太晚了……」

「下個月回家一趟吧，幫你媽煮一杯，她一定會嚐到這味道的！」

「我會的！」他語氣執著地說道，「我一定會讓我媽知道的……」

在最後的幾段話後，我們不知道相互沉默了有多久時間？只是，從他哭紅的雙眼裡，我看到的不僅是傷心，卻有著更多的悲恨；但我始終明白……他不曾後悔過當初毅然的決定！

昏迷的餘暉，在我們彼此的注視中，已不知不覺地為淡水河口畫上一筆暗紅色的淺淺波紋。看著他歡愉地駕著咖啡車離去，我的記憶，卻仍停滯在兩年前祠堂裡那場紛爭中，他那雙堅定的眼神！

或許，他是該知道的！

或許，我是該告訴他的！

告訴他，他母親最後要我轉告的一句話：「媽媽永遠願意支持你……」

2010/09/27

